



第一章

棋盘上还有不少棋子，这盘棋非常精彩，多少次峰回路转，一路上陷阱重重，同人生如出一辙。观棋人聚精会神地看着，期待着下一步棋——胜犹豫了好久终未落子的一步棋。在他的脑海中，他反复思忖着对手可能的棋路和步数。他意识到这是他关键的一步，虽然这一步在他看来无懈可击，可是作为一名资深棋手，他深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道理。这分毫的误差是否致命完全取决于对手的水平。有时候，对手没看出你的疏漏，算你运气好；可如果你遇上象棋大师，你就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了。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每当需要做决定时，当局者的判断会受输赢的压力影响，他会忽视明显的状况，会误判。

胜深吸了一口气，把 G2 挪到 G4，这样一来，F3 位上的“马”就无人看守了。他又深吸了口气，捋着头发望了望坐在对

面的对手。那个人也做了类似的动作，看得出他也很紧张。

黑方有两个选择：要么用 B7 的“象”吃掉无人防守的“马”，要么就仔细考虑一下再做决定。他立即分析接下来可能的回合，不过没有看出有什么陷阱。他吃掉“马”，把他的“象”放在 F3 控制棋盘那边的对角。

他身体坐直远观棋盘，审视全局。他不但以一枚不太重要的棋子明显领先一步，而且他的棋势看上去很有利，可以松口气了。

胜也在审时度势，思考如何落子。他感到一阵揪心，他不是第一次主动牺牲一个棋子了，他明白适时牺牲一个子可以抢占先机，他还懂得仅靠一两步领先落后来判断输赢往往失之过早。棋如人生，只不过人生的道理在棋盘上看得更为清楚罢了。

胜继续按照他的计划谨慎挪步。人若是为了谋取一个位置牺牲了一个子，他不可能放弃原来设计的路线，要不就白牺牲了。他既然开局弃兵，最终必然要领先一步。

弃子开局是他的人生准则，弃子是赢棋需要做的牺牲。弃子开局往往是高手的招数，高手们明白牺牲的意义，也会锲而不舍一步步走向胜利。


胜的对手感到自己可以放松一下了，吃掉对方一个“马”也够不简单了。他把“象”走到一个绝好的位置，因为想加强“象”的力量，他又把“车”向前挪。他举手落子如行云流水，显

示出他因领先而感到的轻松自在。他认为自己的领先已成毫无争议的定局了，希望展现给观众们看看。

就在那时，胜拿起了他的“后”，大胆地挪到了第7列。善用女人的人永为人先：女人无所不能——只要用得好，女人无坚不摧。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

黑方意识到他的“王”受到了威胁，他看见落在棋盘一旁的“马”，他恨不得用牙咬碎它，可那也于事无补。“马”是无辜的，那一步“王后异位”，那领先一步的优势——贪心害死人，他想。

他咽了口唾沫，慌乱起来。难以置信的大反转，他现在完全面临着败局。他不愿承认自己没有预见到，更不愿意承认这一切是胜布的局，如果说是碰巧，他还容易接受一些。不过正如下象棋人常说：输棋的总有理由生气。



第二章

房间里闷得透不过气。同其他地下室的房间一样,这个屋顶上方有一扇小窗。这里是酒窖,不是人住的地方,可是有时候你别无选择。

酒窖主人的红酒生意砸了。塞尔维亚的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他也跟着换工作。他也不挑拣,什么都做,因为住在塞尔维亚边境线上的德琳纳河边,这不他又干起了贩运非法偷渡客的生意。

这生意很赚钱,风险也极高。他知道这是犯罪行为,不过他不想承认自己是罪犯。他认为自己是在帮人忙,给需要的人提供个地方,为自己付出的时间和关系获得些报酬。

此刻有十三个非法偷渡客藏在他的酒窖里,他们都是从亚洲来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和偷渡动机各不相同。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因为贫穷、战乱或其他个人原因导致的艰难而不

平静的人生经历——正因如此，他们才会铤而走险。他们来自叙利亚、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胜和他的妻子来自中国。

他们的目的地是西欧，这一路线已经得到了验证——很多人都走过。他们交了钱。这条路对偷渡客和蛇头来说都有风险。

他们所处的环境，尽管很伤自尊，和他们逃离的混乱局势相比，和那些无处可去的长长的难民队伍相比，却还散发着和平的气息。

人们愿意帮助被狗咬伤的猫、被鹰啄伤的鸽子、被打的人，但没人帮助被畜生欺负的人。他得靠自己的力气、才智、本能和运气，不然就得在世人眼睁睁的注视下死去。

他们说着不同语言，却彼此理解。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往往能表达很多意思。带着无法治愈的伤口，他们是这个星球上不被需要的人。

命运让他们聚在了一起，共同经历另一段痛苦，之后把他们驱散到世界各地，永不再相见。

走上这段未知旅程之前，胜和他的妻子住在中国的一个小城，那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贸易中心。他们的老家在偏远乡村，所以那个小城对于没见过世面的他们来说就是大城市了。

胜和妻子玉相依为命。他们在那里没有多少朋友，也没时间结交朋友。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着，盼望生儿育女，过上好

日子。

胜做的是纺织品批发，收入还不错。他的英语很好，所以老板让他做销售，偶尔会和老外打交道。他工作很卖力，一心想着自己的销售业绩和英语交际能力，那样他就有机会晋升，收入也会提高。

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男人。他四十多岁，留着一头略髻的黑色长发，头发上抹了很多头油，在阳光下油亮油亮的。他那精心打理过的胡须让他的脸有一种艺术家气质。他身穿拖到地面的黑色风雨衣，擦得锃亮的黑皮鞋上的金属头特别引人注目，鳄鱼皮包让人感到他是正经做生意的人。和以往的顾客不一样，他的外表就让人对他有了认识，不过那得要接触过这类人的才能判断出来。不管怎样，胜断定他不是一般人。

男人一进门，就深深鞠了一躬，说：“深表敬意，我是卡洛·波努提，卡洛·波努提伯爵三世。”

他拿出一个镀金的名片盒，递给胜一张印制精美的名片。他的手上戴着一枚大金戒指。他那硕大的金表让人没法不多望两眼。胜能闻到他身上好闻的香水味道。他当然认为这是一位有钱的上层人士，一位“有品位的人”。

他不知道诚实在人生中有多么重要，虽然有时候不说实话没什么要紧甚至会带来痛苦。要甄别“品位”和“装模作样”对胜来说可不容易。反正在那一刻，他觉得这一点并不重要，更想不到有那种本事命运就会完全不同。

“我是意大利商人，需要进一大批上等丝绸，不知道你店里有没有那么多存货。我家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就用你们这种丝绸了。那时候我的高祖卡洛·波努提一世还是威尼斯总督呢。”他一边说一边优雅地比画着。

伯爵滔滔不绝地介绍着他的背景和出身。胜并不能完全听懂，却被他不同寻常的外表吸引住了。伯爵打开一卷卷绸缎察看，他动作娴熟地揉搓、浸泡，用酸碱处理丝绸，他那用钻石镶嵌的金色芝宝打火机冒出的火苗……一切都让胜肃然起敬。

胜断定伯爵是真正的内行，为了做成这笔买卖，他殷勤地向他展示店里所有货品，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会是一笔大单。

他们选好布料后，伯爵要求在双方同意的价格上再打一个折扣。胜做不了主，他得请示老板。

“这笔订单的首期货款我打算用支票支付，尾款用我们公司的提货单支付。”伯爵说话时充满自信和说服力，好像他说的那种支付方式别人都明白。

胜没听明白，所以他让伯爵找他老板谈。

“不用，我亲爱的朋友，你去跟他说。现在做生意都知道分期付款。啊，都这么晚了，老天，我差点误了，我一般这时候都要喝咖啡的，我们到旁边的酒店一起喝杯咖啡吧。”

胜一般不会和客户一起出去喝咖啡，不过现在正好是他的休息时间，所以他决定破一次例。和伯爵这样不寻常的客户一起喝咖啡让他感觉很好。望着眼前这位特殊顾客演戏一般的

表现,他感觉自己像是在看一出陌生的戏。

他们坐在咖啡厅时,伯爵一直在折磨那个服务生。他点了一种特别的咖啡,又抱怨咖啡的档次太差,不如他平时喝的意大利咖啡。他还看不上咖啡杯的形状和尺寸。随后,他又要红糖包,人家也给了,他却根本没有打开,他喝的咖啡没有加糖。

胜不在乎他喝的是什么咖啡,更不在意咖啡杯的形状和大小,不过从刚才的一幕,他推断出伯爵擅长品鉴咖啡,就像他刚才亲眼所见,伯爵也很懂丝绸。他为遇上卡洛·波努提而庆幸不已,觉得今天他撞大运了。

不过,他努力抑制自己的狂喜,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可以简单地归纳为走运或是不走运。做出任何判断都需要一定时间,他记起来爸爸的话。

因为买丝绸的事,伯爵和胜接下来每天都会见面,一起商量付款和运货事宜。他们每谈好一件事情,伯爵就会请胜和他一起喝一杯咖啡。见过几次面以后,他们渐渐熟悉起来,关系也比一开始轻松了一些。

一天,伯爵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他自己的丰功伟绩、他的贵族血统和与欧洲王室的关系之后,问起了胜的家庭情况。胜很不自然,他举足无措,因为他只能说:我家很普通,一家人勤劳正直。

他觉得这些好像还不够,但他似乎没有资格在伯爵面前说这个话题,所以他几乎感到自惭形秽。

但是他的家庭问题一直压在他的胸口，所以他克服了心理障碍，像对好朋友一样打开了心扉。

他的问题是，他和玉刚刚失去他们第二个孩子。玉再怀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她携带了 RH 阴性染色体，而胜携带了 RH 阳性染色体。第一次流产之后，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他们也没有问，因为在他们家乡村子里这种事情发生过。

第二次怀孕流产之后，医生告诉玉她属于世界上为数极少的那种身体会对孩子产生排异反应的母亲。除了一句这病能治，医生也没有给她详细的说明。

“啊，啊，我亲爱的朋友，”伯爵说，“你可真走运啊！你是顶着幸运星出生的吧？看来我们俩遇上可不是偶然，我兄弟在威尼斯附近的梅斯特开了家医院，专治这种病，而且他的医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疗那种病的医院。RH 染色体，那就是我兄弟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波努提医生！你没听说过吗？我真不能相信你听说过，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医生。”

胜感到热血冲上头顶，他简直为自己没听说过波努提医生而感到羞愧，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他没有犹豫，立刻在心里盘算着他和玉一起去意大利的事情。

“在那所医院看病要多少钱？”胜问道。

“你是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又成了生意伙伴。你只要凑齐旅费和住宿费，其他的交给我。我是医院的大股东，这点主我

还是能做的。你要知道，那医院就盖在我家夏季别墅旁。嗯，我得马上给我兄弟打个电话。”

他于是拨打电话。电话那头可以听见一个男声，回答他关于治疗、治愈概率等问题。他们通话之后，胜无疑得到了更多关于他的问题的答案。

伯爵拿出许多张名片，挑出来一张递给胜，上面写着医院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他在名片上写下医生的名字。

“尊敬的伯爵先生，我在中国求医是不是更方便一点？是的，我们得去大城市问问。”胜说。

“那怎么能一样呢？！只有在我兄弟的医院治疗对母婴才会安全无痛。你遇上好机会了，是不是抓住它由你决定。”伯爵说着站起身，准备离开。

胜踌躇着，不想让自己的窘状给伯爵带来不快。他感到很尴尬。

“伯爵先生，假如我冒犯了您，请您原谅，我只是在考虑。”

“没有什么要考虑的，这种机会失不再来。赶紧去筹钱，我的承诺还有效。换作别人，我早就反悔了，你记住。”

接下来三天伯爵都没有到胜的店里来，胜很不安，担心自己的犹豫不决得罪了伯爵。

当他看见伯爵再次进店，胜喜出望外。他再次为自己冒犯了伯爵道歉。

伯爵似乎忘记了那件事，他告诉胜需要准备多少钱交给

他，好让他安排他们去医院。

对胜来说这是个天价。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反应。他想开口说话却说不出，只是咽了咽唾沫。

“意大利物价高，”伯爵接着说，“特别是威尼斯。住宿、吃饭、交通、翻译……这还只是飞机票的价钱，所以我安排你们坐船去，给你省钱。不过坐船有坐船的好处，你能巡游世界，享受航海、海洋、阳光。顺便问一下，你们夏天一般去哪里度假？去过马尔代夫吗？你知道，我更喜欢白色沙滩。”

“我们？我们夏天没有度过假。我们没有见过大海……我们是乡下来的，不过我们一直想看看大海。”胜以抱歉的口气答道。

“那正好，你们的梦想要实现了。你们会见到大海，还不止一个大洋。你没法想象我的安排有多少好处。”伯爵补充说，“噢，对了，还有一件事！以后一定要记住去白色沙滩，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谢谢，我会记住的。”胜礼貌地回答，他连做梦也梦不出白色沙滩的样子，所以他觉得这条建议不会有用。

胜仍旧为伯爵的提议兴奋不已。欣喜若狂的他等不及要见到玉，告诉她这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让她吃了一惊，但是知道胜愿意为她赴汤蹈火她很开心。她相信他，相信他的判断力，所以她任由他做决定。



第三章

当他们做出出发的决定之后，一切进展快得不可思议。旅行定在十天之后，他们没有时间收拾停当，没有时间办理必要的证件手续，要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不过伯爵都有办法，他坚持他们坐最早一班轮船走，他要了他们的照片，他说他能利用他的外交关系找中国相关部门加快办理护照手续。然后他把他的外交护照出示给他们看。那是一个非洲国家的“名誉领事”，那个非洲国家胜都不确定在什么地方，不过却让他对伯爵更加深信不疑。

办理护照需要花钱，胜觉得既然他的目标是无价之宝，所以就计成本。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伯爵，用于买船票、在意大利住宿和治疗费。伯爵说假如治疗时间不长的话，他打算安排他们坐飞机回国，不过那要看运气，所以不能确定。

除了要钱以外，伯爵还要求他们无条件服从他的指令，胜

满口答应。

开往阿尔巴尼亚都拉斯港的船一大早从华东的一个大港出发。胜和玉第一次看见了大海。他被大海的广袤惊呆了，他连想都没曾想象过海的样子，玉望着海鸥在巨大的海轮上空盘旋，然后娴熟地降落在水面上。

“它们在捉鱼。”胜解释说，这真让她感到意外，她原以为所有的鸟都只吃种子和虫子。

在港口不容易认路。他们从一个码头走到另一个码头，从一条船找到另一条，最后才找到他们的船。船上已经堆满了货物，正等着去阿尔巴尼亚的乘客上船。

这是一艘大船，船身洁白、窗明几净，他们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种船。他们非常满意，尤其是上层船舱，很显然装修得非常豪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登上船，因为一切都预示着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然而他们的兴奋很快被紧张感替代，因为他们身上没有船票，所有东西都在伯爵手里，可是哪里都找不见他的踪影。

开始上船了。几乎所有乘客都上去之后，一辆黑色车窗的豪华轿车停在胜和玉面前，车后窗缓缓降下，伯爵把旅行文件递了出来。

“我来迟了，万分抱歉。你们知道这不是我的风格。我还得告诉你不好的消息。此刻，我没法陪你们去了。我想你们会理解的，发生了一些事情，特殊外交任务。我会在阿尔巴尼亚

的都拉斯港等候你们。不要担心。旅途愉快，我们回头见！”


胜和玉一时间不知所措。他们手里攥着船票和旅行文件。船上传来最后一次登船的通知。他们非常礼貌地微笑着。“还有一件事，”伯爵补充说，“万一我没有去成阿尔巴尼亚，我的一个朋友柏里夏会去接你们。别担心，他在当地很有名，是真正的国际贸易专家。他知道怎么接待你们，然后送你们到哪里去。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在伯努提医生的医院里等你们。祝你们好运！”

说完这些，他关上车窗，扬长而去。

胜和玉面面相觑。胜听懂了伯爵所说的话，可是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玉倒是明白了却不能理解。她从胜的表情，从伯爵离开以后胜的表情看得出来伯爵没有遵守约定。她望着他，等待他做出决定。

他们迟疑地朝着轮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胜回头望去，身后一个人也没有。他怀疑这一切是一场梦。

一名女乘务员微笑着走到他们面前，请他们上船。他们像两只木偶似的，走过吊桥来到船上。



第四章

他们一上船，海关官员要求检查护照，乘务员要求他们出示船票。接受查验之后，她带着他们，同其他十几个乘客一起，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来到一个大房间，从那里他们被带着下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船舱。一个傲慢无礼的男人等在那里，他给他们分配了两个房间——一间给男人，一间给女人。随后，他以需要做乘客登记为由把他们的护照收走。

胜嚷嚷起来，他不想和妻子分开，相比人身安全，他更担心她的情绪不稳定。可是，那个男人根本不理睬他的反应。他我行我素，却给了胜一个明显警告的眼神。

发生的这一切让其他人一下子蒙了，所以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房间根本没有窗户。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他们是在船的最底层，那里从来没有住过人。紧邻着他们舱房的显然是临时改造的堆货区，放着堆满了货物的集装箱。轮船的引

引擎噪音很大，工人们不时经过他们的舱房，也很嘈杂。

船身的摇摆晃动告诉他们轮船已经起航。时间长了，他们适应了环境，渐渐地彼此熟悉了，也认识了那些工人，旅行环境稍微容易接受一点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找到上甲板的路，慢慢的，他们开始尝试着走上甲板去看大海。

那是他们的幸福时光，当时他们的确很开心。大海的宽广带给他们舒适和自由的感觉，同时也提醒他们自己渺若尘埃，随时可能消逝。

他们尤其喜欢观赏日落，那是他们最喜爱的景色。他们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所以他们也去看日出，因为那时候甲板上没有人，让他们感觉轮船是专门为他们起航的。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很多天，已经不知道日期了。根据航行的速度、引擎的声音和船身的动作，他们学会判断轮船是否已经靠近港口。然后他们会从一条密道悄悄爬到甲板上，一路小心地避开船员的视线，在甲板上观望着所到城市、海岸和上船下船的人群。

玉望着那些海鸥。全世界海鸥捕食鱼儿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哪里的猎鸟都一样，”胜说，“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捕猎、吞食。不管它们来自哪块大陆、在哪片大洋猎食。人也是一个道理。动物中的食肉动物还好辨认，人群中的掠夺者很难认清。等你认出他们来的时候，你早被吞吃掉了。这是我

爹说的。”

玉把他的话当作笑话。“我现在就要把你吃掉！哇呜，哇呜！”她哈哈大笑。

“你吃不了人，你不是食肉动物。”胜也笑了。

有一天他们从一个大港出发，也不知道这是在地球上哪个地方。胜试图根据当地建筑特点和气候来推测，也还是不太确定。他的旅伴们就更不清楚了，因为他们都是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人。到了有些港口，他们的船舱里又被塞进一些人。他们显然都是些可怜人。发现了这个事实，胜为自己置身这样的人群而感觉沮丧，但是他希望旅程赶紧结束，到意大利他们就能见到阳光了。

胜和玉同其他乘客交往不多，仅限于为维持气氛必要的招呼而已。同别人一样，他们尊重他们的不幸，注意不往伤口处撒盐。半途中，船舱里又被塞进来两个女孩，她们非常年轻美貌。她们说斯拉夫语，一个姑娘会弹吉他，她们的歌喉非常美妙。刚开始的时候，她们时常唱歌，可是后来，随着紧张情绪的滋长，她们没了唱歌的兴致。

船行至公海开始猛烈晃动。显然，他们到了雷暴区。巨浪拍打着甲板，报警灯闪着黄色的警报。女人们尖叫起来，有人因为船身的剧烈晃动而晕船。

胜和玉正拥坐在玉的床边，听见一个男人的呼救声从隔壁引擎室传来。胜跑过去察看动静。现场已经有几名乘客赶去